

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顾烨青

摘要 图书馆史学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内在逻辑和历史规律的价值。本文从历史观、研究方法、史料搜集与利用、人才队伍建设和成果评价机制、研究成果传播等方面阐述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和措施,并进一步提出了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九大研究领域:重视图书馆史学原理与图书馆史学史研究,开展图书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综合研究,加大图书馆学制度史和图书馆社会史维度的研究,凸显具有图书馆学特色的阅读史研究,丰富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跟进图书馆技术史与数字资源建设服务史研究,提高图书馆史志编纂的质量,复兴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与夯实当代图书馆史学研究,拓展地域和空间维度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构建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编纂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增强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参考文献 57。

关键词 图书馆史 图书馆学史 历史编纂 中国

分类号 G250.9

The Future Trend of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GU Yeqi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which has the value of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number of articles on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growth, especially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and measures to be improved in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in China. First, we should establish a grea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promote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ent of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rand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guid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library historians can have a unique insight to examine the logical changes of history and explore the la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and debating small and numer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Seco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based on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ssisted by a variety of other method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digital humanities, oral history and other methods according to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purpos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ake flexible use in practice. Third, we should expand the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direct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xploring indirect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trengthen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hys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udio visual

通信作者:顾烨青,Email:guyeqing@jiangnan.edu.cn, ORCID:0000-0002-0828-109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GU Yeqing, Email:guyeqing@jiangnan.edu.cn, ORCID:0000-0002-0828-1092)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odern new carrier digit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mote the compi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etc.,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norm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ourth, a reasonable talent tea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should be set up. The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team needs to absorb genuine aspirants who are driven by interest, possess certain historical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master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library science. Independent writing should be encouraged. We shoul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achievement evaluation, expanding the types of award-winning achievements and taking the quality of papers as the criterion of evaluation. Fifth, research resul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ll-round dissemin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stablish research journals on library history in China to strengthen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mong the public both abroad and outside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libraries, and new media should be made full use for publicity.

In the future, nine major specific research fields can be deepened and expanded: 1)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library history studies an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history; 2) carrying o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terms, concepts and ideas; 3) increas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imension of library science system history and library social history; 4) highlighting the research of reading history with library characteristics; 5) enrich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fields of research on figures; 6) following up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digi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 service; 7)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piling library historical records; 8) reviving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library history and consolidating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library history; 9) expanding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in the region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t i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library historiography researchers to construct a library historiography theory and method system that can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ith Chinese style and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scholars. 57 refs.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Historiography. China.

0 引言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图书馆史学研究^①也历来被图书馆学界所重视。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ierce Butler)指出“只有了解图书馆历史起源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图书馆事业”^[2]。曾担任过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图书馆学系负责人的哲学

教授弗勒舍沃(Herman Jean de Vleeschauer)认为,“如果我们把图书馆史从图书馆学中移除,我们就会助长自己对当前图书馆现实的无知。”^[3]若以1909年王国维所译《世界图书馆小史》在《学部官报》的连载为起点,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史学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发文量进入快速增长期,特别是近十年来增长迅猛^[4-5]。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由量的增长到质

① 本文所指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是对图书馆(学)史相关研究的统称,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术史”“图书馆学思想史”“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图书馆学理论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包括对图书馆(学)史研究之研究。

的提升,是每一个图书馆史学研究者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试图在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图书馆史学的研究动态,从历史观、研究方法、史料搜集与利用、人才队伍培养和成果评价机制、研究成果传播等方面探讨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改进方向和应对措施,并进一步提出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九大研究领域,以就教于方家。

1 图书馆史学研究现状及需要改善的方向

1.1 树立大历史观,提升研究的体系化和思想性

近年来,得益于史料获取难度的下降,如绝大部分近现代的图书馆期刊史料基本都已影印出版或可通过全文数据库检索下载,以往史实不清的事件、人物通过考证梳理逐步变得清晰。不可否认,这类考据式研究具有填补图书馆史研究空白的价值,一个优秀的史学研究者也必须对历史的具体细节保持强烈的兴趣,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所倡导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史学对研究图书馆发展中偏离或者被现代性陈述所隐藏的边缘^[6]不无启示。但随之而来的一大问题是,研究者虽然对某个图书馆人物、事件、机构、著作的研究越挖越细、越挖越深,却往往拘泥于静止、局部的就事论事,难脱“‘贡献’式刻板陈述”^[7]的俗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阐述“what”而不追求“why”,研究日趋“碎片化”,忽视了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最高原则应是对规律的揭示,“历史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拥有思想”^[8]。

对微观细节的描述和发现只是图书馆史学研究思维的起点,最终要达到对整体性的把握,这种把握需要“大历史观”的引领。树立“大历史观”可以帮助我们“以小见大”,将“碎片化”研究串联整合为一定思维框架下的体系化研究,并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思想性。这种大历史观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和动态的过程,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的逻辑变迁,揭示历史表象与内在本质的相互关联,在“长时段”

的视野中审视微观个案并反映其背后体现的宏大叙事。知古以察今,鉴往以知来。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价值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更在于研究者在大历史观的引领下,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独具慧眼,通过对微小、庞杂的史料考辨,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规律,为未来走向提供经验和指引。

1.2 立足文献阐释,合理辅助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在当前的图书馆史研究中,主要采用的仍是文献阐释的方法,这虽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但其他方法也应充分合理地应用。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史料的实际情况,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数字人文与思辨释读、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等各种研究方法,在明晰各自优缺点和使用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灵活运用。

(1) 计量史学。美国学者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敏锐地看到,依靠数量化、测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影响图书馆史的研究,并提出通过对数据进行更迅速、更有活力和更准确的分析,可以得出历史因素(质的变量与量的变量)之间关系的更多假设或说明,并能予以检验,而这种对历史假设的检验可以提高图书馆史研究的质量^[9]。由于能用于历史计量分析的数据可能并不广泛,所采用的计量指标并不一定能反映研究对象的全部特征,统计误差无法避免,分析的结果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因果关系,所以定量分析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数据背后的规律需要发挥研究者主体性的思辨。

(2) 数字史学。近年来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通过对史料文本的数字化,将文本中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要素进行关联和分析,研究者可快速地鸟瞰、观察并分析大量史料间隐藏的脉络^[10]。这一研究方法有待在图书馆史学研究中得到成熟应用,如大规模挖掘图书馆学史料文本,抽取图书馆人物和史事等实体对象进行属性描述和建立关联,并进行自动逻辑推

理,开展大规模时空范围内的人际和事件网络分析等。但数字人文也只是一种辅助分析的技术手段,无论是提出问题以启动分析,还是对分析结果的解读,都有赖于研究者深厚的史识素养和洞察思辨能力。此外,还有大量的史料不能公开获取,尚未实现文本化。

(3) 口述史学。口述史学是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比较重视的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也得到关注和应用,如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采集不同领域人物的口述资料,分专题整理保存、研究利用。但该方法存在的局限性也应引起我们警惕,“口述史的价值和它的问题一样大”^[11]。不仅口述内容的真实性需要详加分析,即便真实也有可能因为传主本人的记忆模糊或是整理者的疏忽带来错误,造成历史书写的误导。孟广均在口述访谈^[12]及回忆自述^[13]中谈到的他就读中国科学情报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时全班约60人,就与史实存在较大出入,当时的公开文献报道为27人^[14],后经孟先生询问同班同学并核查档案,最终确定回忆有误。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有关口述史研究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问题也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

(4) 图像史学。史学研究常用文献阐述方法,其中“文献”并不仅仅指文字文献,还包括对图片等形式的文献进行解读和阐述。“以图证史”的图像史学方法在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很不充分。图像应该作为一手史料去阐明文献记载没有记录或无法记录的史实,或者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或没能激发的历史观念^[15]。例如,文华图书科第一班师生合影^①中除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外,学生为八人,这

与我们一度认为的“快乐六君子”^[16]相矛盾。由于我们长期没有图像证史的敏锐意识,直至不久前有海外学者指出英文文献记载学生八人^[17],引发网友热议^②后,才促使学界对另外两位未能如期毕业的学生进行考证^[18]。除了发挥图像在图书馆史实考证方面的作用以外,更深层次的研究需要透过图书馆相关图像的表象,分析图像产生的目的、动机,图像制作者(拍摄者)所持的立场、意识,研究图像背后的社会背景等。

1.3 扩充史料来源,遵守史料利用的学术规范

如前文中所述,图书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史料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史料获取较十年以前大为便捷。以往的很多“罕见”史料如今已经成为常见的史料,但仅仅依靠这些常见史料写史将制约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日本图书馆史学研究者早就认识到“图书馆史研究从只依赖公刊资料的时期,开始向利用初级资料或者探索至今尚未明确的史料的时期转移”^[19]。

虽然继续开拓史料源难度很大,但仍有扩充的空间。首先,直接性史料源可进一步挖潜。如集中刊载近现代图书馆史专门史料的民国报纸的图书馆(学)副刊尚待开垦,还有一批伪满地区的馆刊未被《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1—5编)收录。有很多新中国成立后至1990年代初的当代图书馆学期刊尚未数字化,包括早已停刊的,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充当全国图书馆界唯一专业期刊角色的《浙江图书馆通讯》(1950.1.31—1950.4.30)、《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1950.7.1—1952.12.31)、《图书馆

① 该照片在程焕文所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台湾学生书局,1997)的书前图片页、程焕文2014年所主办的“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女士生平图片展”、周洪宇所著《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08页、彭敏惠所著《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创建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第77页中均有展示,但在文献中最早见于英文版《文华温故集》(The Boone Review)1920年11月第15卷4期的夹页,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为:First Library School in China. (Staff and Members of First Class)。

② 见: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文华图专)史料,圈人堂周讯,第254期。

通讯》(1953)、《浙江图书馆馆刊》(1954)等,也包括现在仍发行期刊的早期刊次,如《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包括有关联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研究》初期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等。图书方面,《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1909—2009)中的编者“未见书”^[20]以及该书目未收录的不少当代出版的馆史小册子等非正式出版物都值得寻觅。另外,我国图书馆学人用外文撰写的著述亟待整理,来华的国外图书馆专家撰写的回忆录、往来书信、调研报告等也有待挖掘。

其次,从非专门记载图书馆(学)史事的间接史料源中探寻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史学的研究水平。具体包括以下内容:①大学的出版物(校刊、校报、学校概况等),其中保存了大量图书馆学家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史料,包括教会大学的英文出版物中也蕴藏着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如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中关于中国教会大学校史资料,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利用过。②各种政府公报、年鉴、教育统计、社会调查类史料中关于图书馆的记载。③与图书馆界关系密切的知名学者的日记也不能被忽视,如《顾颉刚日记》《胡适日记》《郑振铎日记》《张元济日记》等;还有,利用更边缘的史料,甚至是利用文学作品来开展图书馆史学研究的路径也值得探索,如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在《照管图书》(*The Care of Books*)一书中引用文学作品来推测、研究图书馆的例子远多于“正统史料”^[21]。

第三,加强实物史料、视听史料及当代新媒体数字史料的保存利用是新时代史料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到图书馆建筑遗迹、人物故居、石刻碑铭,小到目录卡片、图书馆印章、书袋卡、借书证,乃至图书本身都属于图书馆实物史料的范畴,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既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直观性,可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就通过实物印证了京师

大学堂藏书楼是在1898年与京师大学堂同步开办,从而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上溯到1898年^[22]。已有学者提出要保护图书馆重要建筑,建设图书馆文物及用品博物馆,认为“这才是真实具体的图书馆历史,远要比出几本著作,发表若干文章重要得多”^[23]。

图书馆界已开始注意搜集整理图片史料,但视听史料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视听史料所具备的原生态的现场动态性比其他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具有独特价值。笔者至今没有见到民国乃至1980年代以前图书馆界人物、活动事件的视听资料。民国时期周连宽在担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曾应上海广播电台之邀,多次向全体市民广播“中国图书馆学教育”^[24]。类似地,诸如图书馆专家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等,不知当年是否有录音唱片留存,值得寻觅。图书馆界更应有意识地保存当代的图书馆视听史料。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网页、Email、短信,以及BBS、QQ、博客、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形态的新型数字史料也与日俱增,对当代图书馆学思想史、学术史和图书馆学人的研究离不开对这些新载体数字史料的整理和利用,这是今后图书馆史学界亟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外,还需着力推动档案史料的编研利用。由于提供数字化档案在线服务的档案机构还极少,很多情况下需要到馆查阅,限制了研究者的利用。同一研究主题的相关档案也往往分散在各地档案机构,使用不便。图书馆界应该联合档案机构、出版机构,共同编制档案馆藏图书馆史料目录,并按主题编研档案资料汇编,以方便共享利用,惠泽学林。

根据文史学者对史料利用学术规范的界定^[25],今后我们在充分尊重研究者图书馆史料“首发权”的基础上,应规范研究者对史料利用的公开性和共享权。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在新发现的史料正式发表研究成果前,可以不先行公布史料来源,但在发布研究成果或单独公开史料时,不应隐瞒史料的来源以及史料获得的方式,并保证史料来源的准确完整。

1.4 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和成果评价机制

(1) 培养人才队伍。据统计,高校系统是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主力^[26],其中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又占了相当比重。如果加上公共图书馆等其他系统的馆员,进行图书馆史学研究的馆员数量远超高校院系的教师。对此,我们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图书馆史学研究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不是立竿见影的“应用之学”,不能“全民搞史”,要警惕“历史学帝国主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滥^[27]。“如果每个馆员都特别致力于历史研究,我们就不能运行管理我们的图书馆”^[3]。图书馆史学研究队伍需要吸纳真正受兴趣驱动、具备一定史学研究素养、掌握图书馆学系统知识的有志之士。可喜的是,十年来,在图书馆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兼中西、功底扎实,尤其是具有浓厚图书馆精神和学术精神的青年才俊^[28]。但是,在队伍建设方面,不仅要重视青年人才梯队的培养,也不能忽视老专家的价值,要发挥退休学者在研究引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

(2) 鼓励独著。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的独著比例较高。据统计,1979—2010年间我国图书馆史领域论文作者的合作度仅为1.18,合作率为13%^[26],而1994—2011年间图书馆史论文中由3人及以上合作完成的仅占4.35%^[29],这是符合史学研究基本规律的。史学研究是非常依赖个人学术能力、个性化很强的研究活动,书写撰述需要一以贯之的状态,研究成果凝结着研究者个体富有创见的独立思考,追求的是成“一家之言”。“古往今来,任何学术名作,都有着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有着对历史内在精神的天才猜测,而这些是集体编书无论如何无法达到的。”^[30]为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在未来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中,仍须遵循个体独立研究为主的史学著述基本规律。

(3) 完善评价机制。为更好调动图书馆史学研究者的积极性,还需改革完善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201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会组织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图书馆史志优

秀图书”评选活动,这是我国图书馆界第一次单独对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进行评奖,激励的示范意义深远。不过这次评奖仅限于图书类,未包括单篇论文乃至非纸质形态的成果,建议今后应扩大成果类型,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报刊文章、数据库、网站,甚至自媒体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可以参加评奖。在代表作制度下,刊登在非核心期刊/非来源期刊上的图书馆史学研究论文,只要经同行评议后认为质量上乘,评价时应予以平等待遇。

1.5 注重研究成果的全方位传播

(1) 创办图书馆史学研究专门刊物。从彰显图书馆史学的地位,培育自身独立研究成果发布平台,改革“千刊一面”,推动特色化办刊角度考虑,创办中国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专门刊物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从我国刊号审批的现实来看,创办新刊不易,但也不能就此放弃,可以借鉴他刊经验,先创办学术集刊,不断积累影响,假以时日,寻找机会,转为正式期刊。需要注意的是,若创办图书馆史研究集刊,应注意集刊内单篇论文的数字化传播。

(2) 跨学科传播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图书馆史学是图书馆学和史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也可视为史学专门研究领域下的一个子类,其成果的传播平台不应局限于图书馆学内部,在史学期刊以及高层次的综合类报刊媒介平台上也应发声,这对提升图书馆学的学科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仍难觅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的踪影,《中国社会科学》上仅见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樊松林的《中国科技情报发展通论》^[31]一文与图书馆史略有关联。图书馆史学研究需要增加在外学科和跨学科领域中的“曝光度”。

(3) 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积极“走出去”。当代,我国学者用外文撰写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不多,具有“海派”特色的上海图书馆界做出了典范。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将其留学英国的博士论文 *Libraries and Society in Shanghai*

1840—1949 于 2010 年公开出版,从文化学的视角论述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上海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百年演变过程^[32]。吴建中还与邱五芳、金晓明、范并思、沈丽云等上海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分章合著论述了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历史与现状,经沈丽云和两位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33]。论文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主流图书馆史期刊的发文更是鲜见。2014—2018 年间,美国《图书馆:文化、历史和社会》(*Libraries: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美国《信息与文化:历史杂志》(*Information & Culture: A Journal of History*)、英国《图书馆与信息史》(*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日本《图书馆文化史研究》这四种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专门期刊中,没有一篇内地学者发表的论文,仅见澳门学者^[34]和美国华裔学者^[35]的成果。我国的图书馆史研究成果需要大胆向海外“走出去”,彰显文化自信。

(4) 推动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随着公众教育水平和知识素养的日趋提升,以及公众史学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文化有着天然联系的图书馆史学研究应走出“深闺”,用有文采而简洁的语言撰写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普及性成果,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面向读者出版的读书刊物《文华书潮》上,王子舟自 2014 年第三期起不定期连载“公书林琐闻”,辑录图书馆的琐闻逸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院内外专家编纂的大型历史知识普及类系列丛书《中国史话》中,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著述的《图书馆史话》全景式地展现了 19 世纪末至当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变迁和总体面貌^[36]。这些成果已经为图书馆史学研究的科普传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19 年 2 月,在中国科协聘任的第六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阅读史和图书馆史研究专家王余光被聘为图书馆学学科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37]。可以相信,图书馆史与文化的普及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5) 开展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全媒体传

播。在社交媒体时代,图书馆史学研究者还可充分利用新媒体全天候、立体化、多样化、即时性的优势,将研究成果通过文本、图像、影音及组合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这样不仅传播面广,普及效果好,还可吸引有志趣的人加入到图书馆史学研究的队伍中来。微信公众号“珞英惊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明杰)、“图林文华”(丹东市图书馆曹阳)、“图林逸事”(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图书馆迟敬义)等分别在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图书馆名人墨迹、图书馆学家传略和图书情报事业史等方面持续推送了图文并茂、特色鲜明的文章,已颇具影响。

2 图书馆史学研究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九大领域

2.1 重视图书馆史学原理和图书馆史学史研究

图书馆史学原理和图书馆史学史是阐述图书馆史学理论、方法及其自身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学科,是图书馆史学的“元史学”,具有统领指导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作用,相当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图书馆史在图书馆学中的地位。史学原理和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我国以往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中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日本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已认识到“历史性地探究图书馆的本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以往对其理论框架的考察很少,这有助于反省”^[38]。有关图书馆史学的基本理论(含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功能定位、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法论等),图书馆史学编纂与评论,图书馆史学发展的过程、分期、规律,对从事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人物、流派、思潮等的研究等,都属于这一领域。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诸如“图书馆史学原理”“图书馆史学研究导论”“图书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图书馆史学史”之类的专著问世,这一空白有待填补。

2.2 开展图书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综合研究

图书馆学界对本学科的术语规范研究相对

重视,但对术语的变迁史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对少数词语/词汇的词源学(onomasiology)考证上,这只是概念史研究的前奏。每一个术语或名词所反映的概念都是特定时代的反映,将承载图书馆学相关概念、观念的史料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生活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异同变迁,就需要对图书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开展综合研究。目前通过“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教育”含义的历史演进来揭示中国图书馆学从“器”到“道”转变的概念史研究^[39]还是凤毛麟角。未来,诸如对“图书馆”的概念是如何被引入、传播,如何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专业人士如何深入阐发其本质,以及在当代又如何被附加新的含义(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图书馆界对“免费”“平等”“公共”“开放”等观念的认识是如何接受和认同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极有必要的。

2.3 加大图书馆学制度史和图书馆社会史的研究

学科制度与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息息相关,尤其是学科制度核心的院系建制涉及学科的生存发展问题,追根溯源,剖析演变,总结经验得失,有利于引导学科不断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图书馆学学科制度史视域下的院系建制、学科专业划分、学位点建设、课程设置、教材编制、专业人才培养等的发展变迁与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研究范畴有很大重叠,但并不局限于此,图书馆学制度史研究还应包括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学会)制度、图书馆学学术规范与评价机制、图书馆学学术会议制度、图书馆学课题研究规划与学术基金制度的发展史等。

在社会史维度下,如何通过图书馆的考察,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反映其与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能形象而又有说服力地揭示图书馆在公众的生活、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塑造等方面所起的真实作用,是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者面临的考验。欧美学者在这

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如通过解读学校图书馆建设史中的历次儿童阅读书目指南,反映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40];研究一位律师所建的大型图书馆在新墨西哥州转型发展中的作用^[41];考察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学会图书馆和档案馆与德裔移民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42];透过战前美国家庭图书馆书脊上的文字展示,剖析中产阶级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43]。这些研究主题和视角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参考。

2.4 凸显具有图书馆学特色的阅读史研究

发端于欧美书籍史研究的阅读史在最近三十年里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国际显学,阅读史研究也已成为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一块重要疆域。但鉴于文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传播出版界等都在研究阅读史,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界介入阅读史研究应进一步体现图书馆学独有的视角。如在研究方法上应充分运用具有图书馆学特色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包括书目统计分析、引文统计分析等)、读者调查法等。对图书馆读者群体这一研究对象的阅读史研究,以往不仅其他学科不涉及,图书馆界自身也不是很重视。今后从事阅读史研究的学者应主动承担起对图书馆读者群体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心理的历史变迁研究。从史料角度来说,图书馆保存的读者借阅痕迹也是图书馆学界研究阅读史的独特优势。

2.5 丰富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

“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身的历史”^[44]。人物研究向来是图书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领域,目前已经围绕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术研究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未来可以尝试用新的视角在新的领域寻求突破。

(1)开展图书馆人物的心理史学研究。历史人物行为的背后是心理的反映,挖掘图书馆人物的心理特点、人格操守、政治信仰、领导艺术、处事方式,分析病痛、人事纷争、战争、运动

等对图书馆人物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变迁,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图书馆人群体的心理状态等,都是可以尝试开展的研究内容。

(2)关注普通图书馆人群体,开展生活史研究。人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在不摒弃精英研究的同时,开展图书馆普通人物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千万个图书馆人个体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集合在一起,对图书馆职业行为的影响不容小觑。图书馆人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既包括职业工作方面,如工资收入、学习进修、奖励评优、职务晋升、论文写作、课题申报等,也包括非职业方面,如日常起居、个人健康、爱好及婚姻、子女等家庭生活。将生活史作为图书馆事业社会化过程的记录,可以增进对图书馆员个人生活与他们所在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解。

2.6 跟进图书馆技术史与数字资源建设服务史研究

得益于技术的发展,现当代图书馆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今后技术对图书馆的作用将愈发明显。作为经历者的技术馆员往往没有历史意识而加以记录,“懂技术的人不关心历史,懂历史的人不关心技术”^[45],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应主动跟进,与图书馆技术部门相配合,承担起历史书写和研究的责任。“技术是一个由互动着的实践和观念所构成的网络”^[46],研究图书馆技术史不应局限于各类具体技术手段、设备本身在图书馆的应用变迁,更要考察技术发展的外部因素,分析技术与图书馆管理思想、服务理念、业务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等。

数字资源已日益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导,但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变迁史以及基于此开展的服务史研究还相当薄弱。研究图书馆自身开发、购买、引进、共建数字资源及对读者开展服务的历史,可以充分展现图书馆人不懈的努力,见证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变革。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亦能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未来的

挑战,例如肖珑通过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史的回溯,认为图书馆唯有继续保持过往优秀传统,联合应对,抱团取暖,才能顺应态势发展,迎来新时代^[47]。

此外,由于图书馆提供的数字资源服务很大程度有赖于数字资源提供商(数据库商),图书馆已经与他们形成了共存的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中资源提供商发展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可采取实地走访调研的方式采集他们的发展史料,记录企业创始人的经历。

2.7 提高图书馆史志编纂的质量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经过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的多年呼吁,我国图书馆史志的编修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峰,近年来出版的图书馆馆史、馆志类著作较十年前有显著增长。面对数量上的增长,不可否认的是编纂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着性质不明、“编”“撰”不当、体例杂乱等现象^[48]。未来的图书馆史志编纂应在制度化、定期化的保障下,遵循史志编纂的一般要求和图书馆史志的特殊性,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编纂,注重内容揭示的全面性、结构要素的完备性、文字严谨而又不失生动,不断提高编纂质量。

加强对图书馆史志编纂的研究也会进一步促进编纂实践水平的提升。作为专业组织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有责任将已有的图书馆史志编纂先进经验(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的编纂^[49])加以提炼总结,组织业界专家编制图书馆史志编纂操作指南,以供推广利用。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值得借鉴参考,如日本学者对日本32家图书馆馆史编纂成果要素的统计^[50]就很全面。

2.8 复兴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夯实当代图书馆史学研究

近年来,相较于近现代晚清民国时期图书馆史学研究的繁荣,对具有悠久历史并与传统

文化息息相关的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①反而式微了。在借鉴西方图书馆学先进经验的同时,不忘“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51],是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对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所提出的期望。古代文献管理实践活动的很多方面对今天的采访、编目、检索乃至读者服务都有启示作用。笔者在几年前曾呼吁加强研究和挖掘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精华与现实意义^[52],近来也有学者提出古代图书馆学亟待被重新审视而重现光彩^[53]。期待有更多的学界同道加入到复兴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的行列之中。

当代图书馆史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夯实,“17年”时期之后的图书馆史研究明显不足。“越是离现在越近的历史对今天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就越大,我们从事历史研究不能远离和逃避现实。”^[54]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应摒弃隔代写史的偏见,要发挥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等优势,这些优势是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史,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55]。

2.9 拓展地域和空间维度的图书馆史学研究

我国对国外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本世纪以来的研究专著更局限于美、日、俄等极少数国家,涵盖多国图书馆史的通论类著作自老一代专家杨威理著《西方图书馆史》(1988)、杨子竞编著《外国图书馆史简编》(1990)后,已经中断三十年。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迫切需要开拓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以促进文化交流。作为海外中国学一部分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图书馆史学的研究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地域和空间维度的图书馆史学研究还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动态地理分布,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与当地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影响,图书馆人的籍贯、成长环境、迁徙流动及其对职业发展和学术成就的影响,以及图书馆空间变迁史(含图书馆建筑史、馆址变迁史、内部空间改造史)等。这些都是未来需要大力拓展的领域。

以上九大研究领域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也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基本涉及了刚萌发的新兴研究和热点前沿、当前研究的薄弱领域,以及还未引起关注的潜力领域等,希望能对学界同道有所参考。

3 结语

历史研究殊为不易,章学诚所谓“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56]。图书馆史学研究不仅是图书馆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而且涉及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多领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面对浩瀚的史料海洋和繁杂的史事,研究者要能耐得住寂寞,具备“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强意志和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的图书馆史学研究者还应有大视野、大胸襟,努力构建能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著述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增强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守住阵地,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团结协作,一点一点地做出来”^[57],让我们牢记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先生的教诲,为图书馆史学研究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吧!

^① 对我国古代有无“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学界尚有争议,笔者认同古代虽没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之名,但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之实的观点。本文所指的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是对我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实践活动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的研究,与古代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交叉,但并不完全等同,如单纯对古代文献进行考据辨伪和有关一书目录的研究并不在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EB/OL]. [2019-03-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23/c_1116344061.htm. (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Sciences[EB/OL]. [2019-03-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23/c_1116344061.htm.)
- [2] 皮尔斯·巴特勒. 图书馆学导论[M]. 谢欢,译. 杜云飞,审校.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98. (Butler P.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Xie Huan,trans. Du Yunfei,proofs. Beijing:Ocean Press,2018:98.)
- [3] Reichmann 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ibrary science[EB/OL]. [2019-03-05]. http://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2142/6169/1/librarytrendsv13i1e_opt.pdf.
- [4] 高雄. 1980—2014年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37(3):31-35. (Gao Xio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4[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7,37(3):31-35.)
- [5] 苏全有.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如何走向深入[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38(7):32-38. (Su Quanyou. How to go deep in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38(7):32-38.)
- [6] 袁月. 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图书馆史观[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29(6):103-107. (Yuan Yue.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udy on library from the angle of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1,29(6):103-107.)
- [7] 肖鹏,陈润好.《书于竹帛》的诞生:学术出版视域下北美汉学与图书馆学之互动[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1):110-120. (Xiao Peng, Chen Runhao. The birth of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publishing[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9(1):110-120.)
- [8] 张懿范. 历史图书馆学新探[J]. 图书馆界,1987(3):6-7. (Zhang Yifan. A new probe into historical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World,1987(3):6-7.)
- [9] 查尔斯·H·布沙,斯蒂芬·P·哈特.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技术与阐述[M]. 吴彭鹏,译. 王津生,校.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29. (Busha C H, Harter S P. Research methods librarianship:techniques and interpretation[M]. Wu Pengpeng,trans. Wang Jinsheng,proofs. Beijing:Bibliographic Documentation Press,1987:129.)
- [10] 王广禄,吴楠. 数字人文促进方法论革新[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7-05(2). (Wang Guanglu, Wu Nan. Digital humanities promote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7-07-05(2).)
- [11] 王海光. 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N]. 中华读书报,2015-07-15(5). (Wang Haiguang. On the research of top politician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 China Reading Weekly, 2015-07-15(5).)
- [12] 韩淑举. 体笔双健 耕读人生——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孟广均教授[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6):1-16,126. (Han Shuju.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eng Guangjun of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2011(6):1-16,126.)
- [13] 孟广均. 图情46年[J]. 图书馆论坛,2018,38(4):153-161. (Meng Guangjun. 46 year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2018,38(4):153-161.)
- [14]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9年工作总结[J].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60(3):5-12. (Summary of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in 1959[J]. Newslet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1960(3):5-12.)
- [15] 曹意强. 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 with 误区[J]. 新美术,2004(2):7-13. (Cao Yiqiang.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visible;the validity and fallacy of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J]. New Arts, 2004

- (2):7-13.)
- [16]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42. (Cheng Huanwen. A biography of Samuel T. Y. Seng; the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97:42.)
- [17] China's first library school[J]. *Library Journal*, 1921, 46(12):555.
- [18] 王玮. 文华图书科首班“流失”学生考[J/OL]. 图书馆论坛, 2019[2019-12-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1203.0947.004.html>. (Wang Wei. Study on the “Missing” students in the first class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J/OL]. *Library Tribune*, 2019[2019-12-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1203.0947.004.html>.)
- [19] 奥泉和久. 図書館史研究をどう進めるか[J]. 現代の図書館, 2010, 48(2):103-108. (Okuizumi Kazuhisa. How to study library history in Japan[J]. *Libraries Today*, 2010, 48(2):103-108.)
- [20] 卓连营, 李晓娟. 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1909—2009)[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编纂说明页. (Zhuo Lianying, Li Xiaojuan. Head abstrac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orks(1909-2009)[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2; compilation note page.)
- [21] 庆海涛. 《照管图书》及其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启示——兼谈西方经典图书馆学著作的汉译[J]. 图书馆杂志, 2017, 36(6):4-8. (Qing Haitao. *The Care of Book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the study of librarianship history: also o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western classical work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Journal*, 2017, 36(6):4-8.)
- [22] 姚伯岳.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3, 31(6):103-108. (Yao Boyue. Finding the sourc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Library in rare books cataloging[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3, 31(6):103-108.)
- [23] 赵长海, 刘晓靖. 中国图书馆碑铭序记初探[J]. 图书馆建设, 2019(1):8-12, 20. (Zhao Changhai, Liu Xiaojing. Study on inscriptions of Chinese librarie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1):8-12, 20.)
- [24] 本馆消息一束[J]. 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 1948(3):12. (News from our library[J]. *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Library*, 1948(3):12.)
- [25] 谢泳.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M].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157-162. (Xie Yong.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M].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0:157-162.)
- [26] 庞弘燊. 1979—2010年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定量分析[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1, 20(1):86-92. (Pang Hongshe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tudie in library history during 1979-2010[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1, 20(1):86-92.)
- [27] 惠澜, 殷环环, 顾焯青.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 37(3):5-12. (Hui Lan, Yin Huanhuan, Gu Yeqing. Review of High-end Forums on Future-oriented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a summary of the 2019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f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9, 37(3):5-12.)
- [28] 程焕文. 序二[M]//任家乐.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3. (Cheng Huanwen. Preamble II[M]//Ren Jiale.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3.)
- [29] 武旭, 马慧. 我国大陆图书馆史研究进展[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3, 33(3):17-21. (Wu Xu, Ma Hui. 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ese Mainland library history[J].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3, 33(3):17-21.)
- [30] 李振宏, 刘克辉.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121-122. (Li Zhenghong, Liu Ke-

- hui.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y[M]. Kaifeng: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121-122.)
- [31] 樊松林. 中国科技情报发展通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84(1):193-222. (Fan Songlin.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4(1):193-222.)
- [32] Wu Jianzhong. Libraries and society in Shanghai 1840-1949[M]. 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3] 吴建中, 邱五芳, 金晓明, 等. 中国の図書館と図書館学:歴史と現在[M]. 沈麗雲, 櫻井待子, 川崎良孝, 译. 京都: 京都大学図書館情報学研究会, 2009. (Wu Jianzhong, Qiu Wufang, Jin Xiaoming, et al.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M]. Shen Liyun, Sakurai Machiko, Kawasaki Yoshitaka, trans. Kyoto:Kyoto Institute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tudy Group, 2009.)
- [34] Xie Jingzhen, Laura R. The Octagonal Pavilion Library of Macao;a study in uniqueness[J]. Information & Culture:A Journal of History, 2017, 52(1):114-137.
- [35] Wang Chengzhi, John K. Fairbank's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librar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J].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2018, 34(4):217-233.
- [36] 吴晞. 图书馆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Wu Xi. A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library in China [M].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 [37]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关于聘任第六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的通知[EB/OL]. [2019-03-05]. http://www.cast.org.cn/art/2019/2/2/art_459_88617.html.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ice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ppointment of the sixth group of chie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experts[EB/OL]. [2019-03-05]. http://www.cast.org.cn/art/2019/2/2/art_459_88617.html.)
- [38] 三浦太郎. 日本図書館史研究の特質—最近10年間の文献整理とその検討を通じて[J]. 明治大学図書館情報学研究会紀要, 2012(3):34-42. (Miura Taro.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in Japan:through literature arrangement and discussion in recent 10 years[J]. Bulletin of Societ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eiji University, 2012(3):34-42.)
- [39] 谢欢. “图书馆教育”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基于对各时期代表性图书馆学通论性著作的概念史考察[J]. 图书情报知识, 2016(6):32-41. (Xie Hua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hrase “Library Education”:based on the study of typical basic theoretical works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with the conceptual history method[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6(6):32-41.)
- [40] Stauffer S M. Libraries are the homes of books;white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libraries[J]. Libraries: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2017, 1(2):194-212.
- [41] Taylor M L. The Library of Thomas B. Catr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Mexico[J]. Libraries: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2018, 2(1):1-23.
- [42] Ames A L. The “Spirit of the Fatherland”:German-American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the library and archive of the German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ca. 1887 - 1920[J]. Libraries: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2018, 2(2):103-126.
- [43] Purificato D. “Well Selected and Well Bound”:the antebellum American home library[J]. Libraries: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2018, 2(2):127-150.
- [44] 程焕文.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2):35-42, 93. (Cheng Huanwen. Librarians and library spirit[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2(2):35-42, 93.)
- [45] 顾森. 技术史随感[J]. 图书馆论坛, 2017, 37(11):35-40. (Gu Ben. Impre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J]. Library Tribune, 2017, 37(11):35-40.)
- [46] 帕特里克·曼宁. 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M]. 田婧, 毛佳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256. (Manning P.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M]. Tian Jing, Mao Jiapeng, trans. Beijing:The

- Commercial Press, 2016;256.)
- [47] 肖珑.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回顾与前瞻——写在 CALIS 项目建设20周年之际[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 37(3):18-27, 66. (Xiao Lo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digital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libraries; for 20th anniversary of CALIS project construction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9, 37(3):18-27, 66.)
- [48] 谢文文. 修史编志, 以启未来——第三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 图书情报知识, 2019(3):123-129. (Xie Wenwen. Compilation of library history and annals for library development; review on The Third Academic Seminar of Library History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9(3):123-129.)
- [49] 陈幼华, 黄文丽, 郝雁. 论《思源籍府书香致远: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的编纂[J]. 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研究, 2016, 26(2):47-51. (Chen Youhua, Huang Wenli, Hao Yan. On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J]. Research on Library & Information Work of Shanghai Colleges & Universities, 2016, 26(2):47-51.)
- [50] 長尾宗典. 近年の図書館史(単館史)編纂の傾向[J]. カレントアウェアネス, 2015(325):11-14. (Nagao Munenori. Recent trend of compiling monographs of library history [J]. Current Awareness, 2015(325):11-14.)
- [51] 佚名. 本刊宗旨及范围[J]. 图书馆学季刊, 1926, 1(1):封二. (Anon. The purpose and scope of our journal [J].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6, 1(1):front cover.)
- [52] 顾焯青. 当代图书馆学界不应忽视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读周余蛟著《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有感[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 36(5):38-41. (Gu Yeqing.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circle should not ignore the studying of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 sense of reading Zhou Yujiao's *Zheng Qiao and Zhang Xuecheng's Broad-sensed Emendation Research* [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36(5):38-41.)
- [53] 龚蛟腾, 方雯灿, 易凌.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重新审视[J]. 图书馆学研究, 2018(15):2-8. (Gong Jiaoteng, Fang Wencan, Yi Ling. A review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8(15):2-8.)
- [54] 竹帛斋主. 风气与责任: 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开场白[EB/OL]. [2016-05-0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05ev.html. (Zhubozhaizhu (Master of Bamboo and Silk Studio). Customs and responsibility; opening remarks of The First Academic Seminar of Library History [EB/OL]. [2016-05-0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05ev.html.)
- [55] 王学典.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11):29-32. (Wang Xuedian. The great urgency on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09(11):29-32.)
- [56] 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M]. 仓修良, 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181. (Zhang Xuecheng. A new edition of *Wen shi tong yi* [M]. Cang Xiuliang, ed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3:181.)
- [57] 王蕾. 敬惜字纸: 读网时代的纸张崇拜和文献情结——“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纪要[J]. 图书情报知识, 2008(4):103-104. (Wang Lei. Respecting character paper; paper worship and literature complex in the era of Internet reading; summary of The 2nd Academic Seminar of Library History of the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8(4):103-104.)

顾焯青 江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江苏 无锡 214122。

(收稿日期:2019-08-18; 修回日期:2020-07-04)